

西部纪实文学之一

仓皇女人一滩水

刘宁变◎著

凝望 三 荒原



光明日报出版社

·西部纪实文学之一·

仓皇女人一滩水

——凝望荒原

刘宁变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纪实文学:仓皇女人一滩水——凝望荒原/刘宁变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3

ISBN 7-80145-696-3

I. 西…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785 号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mm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696-3/I

定价:24.80 元(第一部)

一位母亲对孩子说：
“荒原路长，只管走，别抬头傻看
太阳……”

内 容 简 介

小说以一位漂泊女子的人生为线索,刻画了一个在浮华世风中集智慧、勇敢、欺骗于一身的文化浪人。故事中无论慌乱中爱恨交加的生死恋情,还是西域黑道美女的强悍、真诚和仗义,都浓缩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情绪和个性命运,揭示了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有非同寻常的震撼力。

序

蒋武安

去年,我在一次偶然的游历中,看到了一部西部题材的长篇小说。很快,被作品厚重的思想和人物命运的社会内涵所打动,尽管这部作品当时被一个俗气的名字抹上了一层令人嫌怨的杂色,减弱了这一具有严肃主题的知识型小说的影响力。但作品的穿透力,依然使我无法释然,因为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无疑是边地文坛上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标志着西部文学在经济大潮撞击下的苏醒与惊动。果然此后,仅仅四个月,该书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轰炸式的盗版高潮。一部不足四十万字的小説,被全国各地的盗版者同时瞄中,且在市场上卖得贼快,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小说真的写出了—个中国于连式的人物,还是主人公拉倩儿悲剧人生的震撼力使然?有好几次我陷入了久久的思考。后来,我怀着好奇心走访了一些读者,才知道这部书已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位在饭店打工的青年说:“这部书我已看了四遍,还想看。”一位大学生说:“这本书在大学生中颇为流行,因为它揭示了当今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特别是找工作难的问题。”读者群体的天然形成,佐证了我对该书的第一感觉。于是,几经辗转,我找到了这位终生漂泊的作者。他是西安市蓝田县人,从古都西安到新疆,十七年都在文化教育、新闻单位奔波。由于历经了大漠尘烟的苍凉和人生沧桑的痛苦,才用一支饱含漂泊人生况味的笔写出了这部既对西部荒原凝视和解悟,又有对社会历史冷静思考的小说。而我更看重的是他终生败落的目光里,已全然没有了一丝功利的幻影。谈话中,他以那种知天命的坦然告诉我:我是一个边缘人,站在边缘地带,以边缘化的目光看历史、看社会,失败了一辈子,功利、苦难在我都无所谓了。对于文学,我认为,在痛心的经历了之后,就应该远离时代,退到一定的距离,再审视社会人生,这正像一位西方人讲的:“文艺的距离,就是退到能看清克鲁巴特拉的鼻子为好,可我已退得不能再退了,在我这张课桌的背后就是哈萨克斯坦,可以说我的背脊已挨到了共和国的铁丝网上了。所以我用小说来挣扎地

凝 仓皇女人一滩水

望 写历史,用冷静的目光,平静的思考,审视社会,不顾及文坛的潮起潮落。”更无所谓成败得失。既然功利对文学来说是个笑话,那么,一切惩罚对一个流浪者更无意义。

荒 他这番远离文坛、远离社会主流又不无生存仓皇的坦言,又一次使我相信,这部作品将有更久远的生命力。

原 我知道作品从来不会拯救作者,而艺术家迫切需要的是面包,也许这就是文学既像妓女又像哲人的一面。令我不解的是,这部作品尽管在三个月内销售一空,却没有引起文坛的注意!也许《仓皇女人一滩水》的书名,瞅一眼,就可以认为是地摊文学;也许中国文坛喊声震天,而这位作者却名不见经传;也许中国当前的名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在批量生产,评论家已无暇顾及;也许中国文学评论在“酒后狂言”后,已失去了正言厉色的注意力和省视力;也许金钱、地位、权力、名气那一头雾水,早打湿了评论家良知的衣襟,依附者的喉咙,再也发不出未被阉割前那种男人的的刚音。被关系网培植起来的奴性心理和市侩作风,让人闻到的只是一种“花柳”气息。文化炒作、活动大战、红裙子下的交易、铺天盖地的平衡性评奖,只能让人感到文学的堕落和喧嚣,“创作贵族化”的荒芜洪水,已冲决了文学童贞的堤坝,还有谁去关怀表现下层人民生存真实的作品呢?好在文学作品是凭自身的生命力存在的,更何况长篇小说更是以深厚的社会内涵为生存基础的。那么,这部作品到底反映了什么思想?人物形象的厚度到底有多大?毫不隐讳地说,我是在被一种无一言状的魅力打动下,感觉到一种深邃的苍茫和久远的震撼力,在尚未逃离当下的目光里,在一种既定的习惯审视里,我只能谈谈目前我对这部作品的初步认识了。

这部作品无论从构思还是人物塑造,无疑,其指向在我国的人事制度。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历史在人的认知中演进,人也是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多年来,我们的人事制度却造成了机制的板结,而这种板结孳生的则是大面积的不公,浪费和强势怂恿,使这一最具活力的资源体系成了一锅糍子!良性的体系构架坍塌了。于是,所有依靠知识、能力、品德支撑的社会位置,变成了非常滑稽的饭碗,而没有了专业特性的饭碗,衍生的只能是争夺钻营、压制、埋没、买卖的恶性肿瘤。不是么,用人制度的歪嘴婆婆不仅是后到的人才无法正确对位发挥忠诚和才能,而且,已使所有的治世良方,所有极其正确的政策法令,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了尴尬的隔夜剩

饭,一至我们一切鲜活的改革,一切有用的措施,都在不正之风中破裂而丧失水份。勿庸讳言,我们在用人上丢失了公开公正的起跑线,而所有的游戏规则成了橡皮筋,人才浪费,无能者的胡作非为已成为两股旋风愈刮愈烈。而这一切恰好创造了一个温床,滋生着各种以生存和野心为出发点的怪虫虫,他们在以各种曲里拐弯的心地兴风作浪,给社会的治理带来沉重的负担。不是么,周天就是在不断上当和挫折中研究社会、研究自己、研究向上爬的方式和渠道,不幸的是,他终于发现了社会的一处很难自圆其说的软肋。在欺骗与权术无法清明的开阔地上,他找到了所谓的自我,于是,就发生了这个虽不离奇,却见悍然冷峻的故事,从而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悲喜剧。

拉倩儿,这个才貌双全的贤惠女子,从黄土地的屈辱到塞外大漠的追求,她付出了自己全部力量,然而她被一只无形的手划为“编外”,可这位已被刺面了的女子,依然用自己的忠诚和勤劳,颤颤兢兢地高举着一个泪写的祈愿,那就是“转正”。“被国家承认”的强烈渴望,仿佛已渗进她的血液,她时刻都在向上冲刺,但那个阵线上的排斥力,把她一浪一浪地打倒。当她遇到周天的诺亚方舟后,她恨不得把自己化成一滩血水,去浇灌那棵古怪的歪脖子树。于是,她成为周天智慧伞盖下阴谋的牺牲品。尽管她委屈求全,无原则忍让,但依然无法使风浪中的方舟和乘客冲进那眩目的禁区,无法解脱自我与社会虚无风景线的束缚,在似乎清醒又朦胧中枉屈着,最后,她居然不惜拿出爱的贞操和整个人生的法码来拯救邪恶,却越陷越深,以至精神毁灭,她的悲剧根源在哪里呢?

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天、李可和曼娜,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穿了规则的伪装,认识到自己的努力最终是一场虚幻,是徒劳的。于是,周天在不断研究后,瞅准规则的空档,长驱直入,以政治仿写的方式向世事冲锋,且屡屡得手,实现他“同当官的一样风光的理想。”而曼娜则以她绝色女子的智慧和细心,看透了世事的本质,一头凫进挣钱的浪水,最后,金钱成就了地,也解放了她。于是,她在五红六蓝的世事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享受,活得潇洒自如,随波逐流,鼓其泥而扬其波,既能同黑社会周旋,又不失天良人性地走属于自己的路。可以说,曼娜已成为广大读者喜爱并赞赏的当代人形象。

而李可却以另一种方式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在他身上既可看到拉倩儿那种挤向上流社会的灼灼意志,也可看到周天那种烈火般燃

凝 仓皇女人一滩水

望 荒 原

烧的野心。他看穿了世事的本质,从不去以忠诚、才能、业绩感动人事权的拥有者,而是以百般钻营买通关节,像“蘸着尿水的木楔子砸进了办公大楼”。可以说,他是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的缩影,是一个不学无术,却谙熟社会弊病的人,是一个既残酷无情又非常精明时尚的人。所以,他赢了,他是这些编外人中,唯一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胜利者。他的形象不仅具有广博的内涵,也可说是一大批享有社会福荫者的代表,是作者用血泪和胆识、不顾身家性命刻画典型的。

也许,作者在构思中是有意用四个不同命运的人物,来阐释自己对社会的真切体悟,解构用人规则的荒谬。周天虽然死了,但他实现了自己浮浪于上层社会人五人六的理想,他用鄙劣、智慧、勇毅、欺骗、塑造了自己;曼娜却用金钱和自由解脱自己,释放自己;李可用紧跟社会风气的心态钻营、买官包装自己。他们都没有做传统道德和社会规则的追随者,成为自我实现的清醒者、冒险者、成功者。唯独拉倩儿因为追随社会规则的认可,活得沉重而悲惨。其实,用人的游戏规则,早已以档案盒子的神秘和魔鬼语言,为她签写了人生悲剧的生死簿子。这四个相互映照的人物命运,似乎在说明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当一切游戏规则变成魔方时,就会有人在顺应中把握时势,研究并利用不规则咒语的弊端,拯救自己。于是,四个轴心人物在小说中矗起了一个多棱体的标碑,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折射出中国人事制度的疮疤,不,是这种游戏规则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痴呆症。好在我们的改革在持续推进,特别是人事改革的锣鼓声日渐强烈和逼近,成果在不断出现。尽管这一人事制度改革帷幕越接近最后一层,越接近本质,就越能见出忸怩、羞涩、犹豫和剑拔弩张的排斥力,但毕竟是大势所趋,中华民族毕竟是要前进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大学生不再蜂涌海外,人才不再因心照不宣的规则而找不到饭碗,社会不再因大众的沉默而袒护既得利益者的平庸和霸道,历史不再让人们去付出诡谲的代价,以欺骗者的血寻找自我实现的位置,不再用政治仿写的方式注释不平。

其实,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用人制度从来就是一个谜语,从殷纣王的烽火戏诸侯到高毳那一脚鸳鸯拐;从屈原被发配吟泽畔到明代的宦官专政;从司马迁忍辱负重到清朝巨贪何大官人的漫画式政治;从钦州市委书记储之田连续七年向成克杰行跪拜大礼到国际知名脑外科博士郭品正因拒收病人红包被迫下岗后,许多医院拒绝接收他而含泪离开祖国,其间斑驳的道路,无不说明用人的灰色幽默。

已有过漫长的历史,更何况改革是不可一蹴而就的,但作者用这一长篇架构的小说来指斥这一明显带有封建淤血的规则,不能不说作者是有一股胆气的,有时候我觉得他像一个傻孩子,光着屁股冲进了一个禁区。

这部小说除了思想内涵和人物形象的深层意义外,语言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书中无论是中国西部农村极富泥土气息的农民口语,还是诗化的叙述和议论,抑或是那些原汁原味的西部民歌、谣曲的运用,都可看出,作者似乎把不无粗糙的土地话语视为珍品,从而表明他对语言美的追求、选择和感悟。

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正像歪梨瘪枣一样,只要呈现天然已属不易。下面我就这部作品的缺点谈几点看法,以期同方家商讨。

①作品在结构上有粗厉的痕迹,例如开始部分,有些章节虽在表明用人制度弊端,为后面情节提供基础,但同主体故事之间似乎有游离之感。②有些情节虽具有生活的真实性,但在挖掘内涵上明显见得肤浅,例如游魔鬼城,送拉倩儿回家途中的描写,都有生拉硬拽的感觉。③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确实像一些读者所言,着墨不多的反而比作者着意描写的人更见生动、丰满。

其实,我喜欢这种既有着明显缺陷,又无法被人摈灭天然个性的作品。

好在这部小说在盗版狂潮的促使下又要再版了,而且恢复了原有的名字《凝望荒原》,我相信这部书的读者会与日俱增的。因为这是一部尖叫着的烈书,融汇着作者痛彻心肺的呐喊和思辨。这是一首诗,一首灵性张扬却生长在大西北剽悍苍凉大地上的诗。无处不洋溢着对历史、时代、改革、诗化的关切和苦望,同作者另一部以抒写西部农民生存秘史的长篇《摇晃的红月亮》一样,具有着西部生活的独特情调。也许这正是它在全国读者中走红的原因吧。

写完这篇序时,正是边地四月,望着窗外料峭春寒,我的心是沉重的。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人才问题已引起国家高层的关注,在大力实施人才兴国战略之际,这部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尤为引人注目和警觉,更值得人去咀嚼、去反思。

荒原是沉重的,它凝聚着多少苦难而又不屈服命运的凝望者的血泪,也演绎着一代又一代跋涉者辛酸沉重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就构成了荒原苍凉剽悍的历史,荒原的魂。但愿西部苍天不再拒绝烧荒

凝 仓皇女人一滩水

望 者的后裔,但愿主人公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愿沉睡的荒原在人们的凝
荒 望中苏醒。

二〇〇四年三月于海关楼

原

1

影影忽忽记得，驼背算命先生来的时候，太阳照得暖烘烘的，墙山和那盘石碾像抹了油似的黄亮。他刚靠住碾盘往土地上一坐，一群土眉土眼的村里人就围过去，还留着瓦片头，穿着开裆裤的我，看人都围过去了，就使劲儿往里挤，挤不进，就趴下，从大人们的胯裆下钻过去，还没直起身来，冷不防被那个满脸脏污的算命先生一把抓住了小手。

我颤怕怕地蹲在那张高深莫测的脸面前，心里不由得发毛，脸上就有吃了涩柿子似的愧慌。开裆裤里一疙瘩牛子蛋，铃铛似的摇摆了几下后，就缩得像天槐他爹那个带嘴儿的鼻烟壶壶一样，逗引得一圈子人都轰地笑得墙倒山歪。

在大家打趣、浪笑的时候，算命先生闭上了那双一只高一只低的眼，口中念念有词，末了就睁开眼在我的手掌上细里细相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指着上面的纹路说：

“命运线起自月丘，中部坚挺，直达土星，说明这娃一生努力奋斗，而且有外力相助。太阳丘丰隆，成功线流畅、笔直，还有两颗星纹相佐，将来必有功名成就。生命线上有一上升线指向土星……这孩子有文才，文曲星高照……村穷，山枯，文不穷啊！干梁梁要出人喽！”

算命先生在说出一番指点迷津的话后，发出了一声苍凉的感慨。

一派茫然中的村里人，半信半疑地惊讶我这个铤颇马勺的脏鼻子儿娃会有出息！

驼背的算命先生步履蹒跚地走了。

他的话却害了我一生。

从我十一岁上学起，我的心里就揣着一个模糊的热汪汪的念想——我一定要照着算命先生的指点，挣红屁股地学，要达到那个圆满。后来，到上中学时，这道念想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妖妖冶冶的魔鬼——作家，从此就空空地缠了我一辈子。

作家当然不是靠手上的纹路当的。自然我就一败再败。

凝 仓皇女人一滩水

望 荒 原

更惨的是我作家没有当成，连婚姻也一茬茬地给误掉了，直到三十九岁西出阳关为止，我这个黄土高坡上脏兮兮的土户汉子，还没有个女人说句话。

经历告诉我，越是打着光棍的男人，女人们离得越远。

我成了村里人心中放了一辈子“空炮”的光棒。在那些灰塌塌的日子里，不时有老年人在太阳光里叹息——驼背的算命先生当年说了狂话，那道念想，酸铃铃一样摇了，这娃大半辈子，媳妇，恐怕是“咣怦”了！

可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我四十岁快“腰干”^①的时候，有了一段令人感叹的花花经历。尽管那回事被活拉拉地拆开了，灭了灯，但我觉得已足够我有滋有味地回忆一辈子了。

刚从边地回来的那阵子，心里老酸溜溜的难过，只要她的模样儿在眼前鲜水鲜净地出现，我就忍不住有眼泪轰轰烈烈地流下来。后来，日子一天一天野得远了，人也一天一天漂荡老了，心里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悲壮感。

靠文才取得功名的事黄了。惟一的一次爱情也始终没在家乡发生。但我敢说，这辈子我有过一个高高样样的女子，人长得跟神仙女似的俏秀！

那段远天远地的姻缘，发生得非常偶然，非常短暂，非常飘忽，也非常实在，使我这后半辈子人生有了几分豪壮，也充满了老久老久的不甘。

为了使读者能更真切地了解我这段塞外生活的经历了解这位塞外好叙述的严酷真实的故事，还是让我从头叙述为好。

① 注：“腰干”，小时听当地人说，黄土野坡上的男人，四十岁就没了精子叫腰干。

2

那天,我思想了老半天,才怀着甜丝丝的指望走进野马河县教育局。推开行政办公室的门,却见一个穿得很时鲜,模样儿却像狐狸一样的姑娘坐在办公桌前,她一只手拿着一个塑料把儿的心形镜子在照,另一只手拿着唇膏在嘴上漫不经心地抹,那一张倒三角形的白脸上,一对尖溜溜的大眼睛在镜面上乱转……

“请问同志,你们局长在哪个办公室上班?”

我以人生地不熟的那种诚恳问。她没有回答,依然用心用意地在抹口红,腮帮子一缩一缩,那血红红的嘴唇,像刚下了儿子的老鼠沟子,一撇一撇,红滋滋的难看。足足有半分钟后,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找局头有事?”

“我……是……是来应聘的。”

嗤!那红嘴唇子一下子撇得像拉长的弹弓皮子,末了,她眼睛眨巴了几下说:“哟!往里走,最后面一个办公室。”

在我从她的办公室往外走的时候,却听见她在那里嘟囔:

“神经有毛病,到事业单位应聘,机构改革的红头文件都碰弯了鼻子,粗胳膊黑手的,还往白馍笼里伸,盲流!”

她嘟囔的声音不大,却听得我脸上一阵热辣辣的难受。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盲流,而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到事业单位应聘,这在改革的年代,和吃错了药一样荒唐!

可我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那位谢了顶的局长。

站在局长办公桌前的时候,原有的那些热热的希望就一圈一圈往下淡落,而且全身都像萎缩了似的。为了证明我应聘的真诚,我在谈明了自己的来意之后,就急忙从提包里掏出那些自认为硬邦邦的证件,一一放在局长的桌子上,而且在每掏出一个的时候,一边往桌子上放,一边像饭馆里的服务小姐报菜一样介绍着:“这是大专文凭,这是两个获奖证书,这是法制报社的特约通讯员证,这是古城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那位局长谢顶很严重,从脑门子往上都明光光的一片。他当时

好像有点感冒,用手指不停地捏着鼻子,听我给他介绍完后却一声没吭,一双鹰一样的目光看着桌子上的一堆牌子,沉静的脸上慢慢现出一种旷远、悲悯的神色。一会儿,他仰起脸,闭上眼睛,嘴张得老大,无限舒服地——啊呸!一个喷嚏打出来,然后就掏出一个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捂在鼻子上。平静了好长时间之后,他伸出一只枯瘦而又白皙的手,用两根指头把那个作协会员证夹了过去。我怀着祈祷般的心情,一双眼睛几乎是跟着他的那两根指头看过去。可是,他拿过去只看了看,又用那两根指头夹起来放回到原处,然后用捂着鼻子的浓重的呻吟似的声音说:“我们这里……不用作家!”

“局长,我还可以干其他的,比如教书……”

“唔……唔……现在我们这里都三个萝卜一个坑了,还往进挤,热闹也不是这个看法啊!听话……听话啊……”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面前轻轻地摆动了一下,做出一个“走人”的动作,而且那种声调如同大人在搞磨小孩似的,他脸上那种如死水一般的肃然神情,很有点像辽沈战役中的林彪。

从教育局出来后,我的心里虽然没有过多的沮丧,但“盲流”这个怪眉失眼的称谓使我顿感沉重。我不理解在这沉寂落后的西部,人们为什么把口内来的人叫“盲流”,而且那语气里的轻蔑和鄙夷,让人一听见就有些萎缩和失望。直到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才知道他们对“盲流”的蔑视远不止这些,他们还把“盲流”叫“盲道”,有时还通称“盲大”,但这里的“大”决不是“大”与“小”的概念,而是“笨”,是“无用”、“糊涂”、“不顾后果”等意思的混用。在他们看来,外地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是出门捞世界的“贼道”。

我想不通,封闭心态中的西部人,为什么带着这种狭隘的观念呢?那个先进发达的美国不就是个“盲流”大国么?在欧洲有许多人一生在好几个国家生存过,他们把移民、奔波看成一种精神,一种进步,是值得尊敬的。再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这种远距离的奔波并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人的迁徙,带来的只有进步和动力,就像 NBA 球员在场上不停穿插移动一样,每移动一次,就有可能多一次成功的机会,于社会,于团体,于自己不会有任何害处。更不要说现如今这西部边陲了,不就是靠移民屯荒发展起来的么?

可我毕竟是他们眼里的盲流了。

我这个西行的破落户还是没有死心,就在这天,我又走进了这个

县的广播电视局。我又一次犹豫地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又一次把那些牌牌子亮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局长。奇怪的是他又拿起那个作协会员证翻来覆去地看。可最后他却神秘地把那张飘嘴伸到我耳旁,悄声细气地说:“这玩艺儿……在口内好整吧?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弄一个?”

听到他这些话,张口结舌中我语无伦次地说:“局长啊!我……我这可是凭……凭作品申请批下来的啊!”我的声音带着文人那种笨酸的惊叹之情,苍苍凉凉地解释。

“唔……有作品!啊!对不起!对不起!别吱声,别吱声!拿出来看看,看看……”

局长的话,客气中依然有些神秘。恍然之中他又笑起来,一溜红牙台子下发黄的缝隙极大的牙齿粘着唾沫露出来,一股子蝻齿的臭味麦芒一样刺进了我的鼻子。可此时此刻,我哪顾得了这些,急忙从提包里掏出十二本杂志,还有一沓子报纸。然而,当我用颤抖的手把那些所谓的作品放在桌子上时,自己不禁心虚起来,因为发表在这上面的全是一些诗歌,而且没有一件是有份量的东西!

果然,蝻齿局长在——翻过了那些“劳什子”后,又露出那溜红牙台子说:

“你发表的都是些诗歌,我……看不太懂,这种文章像跳舞一样。可我给你说,诗这玩艺儿,已经很少有人看了。至于,我们这个牛蹄窝窝子,你也看到了吧,庙小香炉低,不要说一个写诗的人,就连瞅着领导屁股转悠新闻的,也难安置了,那些县上的头头脑脑,亲戚朋友多得无法应付,他们今天领一个电大生,明天领一个政府里的实习生,来了,不是模样儿俊得发麻,就是腰挺得连我都害怕,打发都没法子打发,不瞒你说,现在光编外记者都六十多个了,了得!”

“啊!”

我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喟叹,心里那片子希望的绿叶叶,仿佛开水给烫了似的,蔫得寻不着魂影子。

“知道了吧?你到这里应聘,啥光景,明白了吧?你是口内人吧?户口还没吧?往后还有干部指标、编制,麻烦事就多了,在这儿排这个鸟队,挤这个热窝窝有啥指望?再说你同人家上边也没有个啥关系,排也排不上。这多年来,凡是分来的指标,那可都是‘带帽儿’的铁货,谁敢马虎?如今这印把把儿连我都吃罪不起,你一个盲……那就惨了!”

这位局长同那位局长不同,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老太婆遇到了

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年姐妹，话像倒胡桃似的，一句连一句往下呱啦，脸上堆满了疲惫和无奈，尽管他把那句“盲流”没说完全。

这一天晚上，我躺在野马河县一家私人旅社里，闷腾腾地想着这一天的事情。落寞中又猛然想到，边城政府里不是有个人才交流办公室么？为什么不去那里试试呢？

第二天，我又鼓足了勇气，坐车来到了西城政府。当我像个沼泽地里的跋涉者，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慌慌怯怯来到大楼门厅的时候，就被一位戴着红袖筒的老头给挡住了。

“你找谁？咋冒冒失失的？”

“啊！大爷，我……我找，找人才交流办公室……”

“唔……”

老人戴着一顶褐色的礼帽，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能看出，他在政府里混吃混喝一辈子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油得成熟，特别是那欣赏意味的一声鼻音，弄得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难堪。接着他的脸上立即现出一种嘲讽般的微笑。正在这时，从楼梯上走下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子，看上去有四十岁上下的样子。他挺着胸，眼看着前方，头梳得绳子都落不住，只是下楼时腿上的动作有点像卓别林。

“啊！张处长，这位是口内来的盲大，来嘛，要找交流办喽！交流交流……”

礼帽老头不无讽刺意味的话，分明带有通晓内部机宜的意思。他讨好似的说完之后，那位张处长没有看我，脸上浮出同样轻蔑的微笑，然后伸出一根指头从肩膀上向后指了指，就腾腾地下楼去了。

“喂，小伙子还思乎啥呢？上楼交流！”

礼帽老头见我还在那里就提醒说。可他连续几个“交流”，已说得我心灰意冷了，脸上现出吃了酸杏子的那种神色。

在后来，我陆陆续续碰到许多碰额头的事，才开始理解，那种“交流”是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的，“人才交流办”在政府里只不过是摆设，是为应付上级检查，用来表明政府积极改革的态度而已。

在此后屡次的失败中，没有一个地方肯有半个字的商量余地。至此，我方沉重地认识到“作家”原是个没人要的技能者，即使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繁荣时期，命运也不会好的。可我多长时间以来，居然沉醉在那种酸囊囊的崇敬里，希望西部边地能从文化建设的大计出发，腾出半拉屁股大的位置，让我为一种事业把命卖在这里。看来，我这个盲流的心，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不是我自己的悲观，在后来的多